

军队高层领导内部参考

资深专家分析报告

(精编版)

专家分析报告编写组

二〇〇八年九月

本报告集仅供部队理论学习参考

内 部 资 料
注 意 保 存

目 录

第一章 全球政治与安全走势.....3

全球政治与安全走势.....3

两场核危机与国际核不扩散难题.....17

“新布什主义”与转型外交.....37

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强势复兴.....56

第二章 武装冲突.....79

当代全球冲突：2005~2006.....79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评估.....102

恐怖主义全球化.....122

战争私有化.....128

一超独霸的美国与人民战争.....135

第三章 世界与中国经济.....145

2006—2007 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145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6 年秋季报告.....151

2006 年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及 2007 年经济发展环境的分析与展望.....161

2006~2007 年经济运行特点分析与展望.....168

2007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情景分析·····	173
当前经济运行的特点及 2007 年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181
2007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186
2005~2007 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分析·····	193
宏观经济形势及土地参与宏观调控作用的分析·····	201
对我国投资增长与投资率的分析·····	209
2006~2007 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216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 2006~2007 年·····	222
2005~2006 年资本市场回顾与 2007 年展望·····	229

第四章 全面建设和和谐社会·····238

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和和谐社会新阶段·····	238
2006 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调查报告·····	251
2006 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258
2006 年社会治安形势·····	266
2006 中国农民发展报告·····	276
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发展态势·····	286

目 录

第一章 全球政治与安全走势.....3

全球政治与安全走势.....3

两场核危机与国际核不扩散难题.....17

“新布什主义”与转型外交.....37

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强势复兴.....56

第二章 武装冲突.....79

当代全球冲突：2005~2006.....79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评估.....102

恐怖主义全球化.....122

战争私有化.....128

一超独霸的美国与人民战争.....135

第三章 世界与中国经济.....145

2006—2007 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145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6 年秋季报告.....151

2006 年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及 2007 年经济发展环境的分析与展望.....161

2006~2007 年经济运行特点分析与展望.....168

2007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情景分析·····	173
当前经济运行的特点及 2007 年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181
2007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186
2005~2007 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分析·····	193
宏观经济形势及土地参与宏观调控作用的分析·····	201
对我国投资增长与投资率的分析·····	209
2006~2007 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216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 2006~2007 年·····	222
2005~2006 年资本市场回顾与 2007 年展望·····	229

第四章 全面建设和谐社会·····238

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新阶段·····	238
2006 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调查报告·····	251
2006 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258
2006 年社会治安形势·····	266
2006 中国农民发展报告·····	276
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发展态势·····	286

第一章 全球政治与安全走势

全球政治与安全走势

王逸舟

过去一年中的全球政治与安全事态，有三大现象值得讨论：一是超级大国美国的持续受挫，二是“新两极对抗”的若隐若现，三是全球范围核扩散危险的不加加剧。它们均具有全球性的后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首先是美国的“倒霉”

自发生“9·11事件”之后，在“布什主义”的导向下，美国始终处在某种暴躁、焦虑和不安全状态。面对当初美国《新闻周刊》的发问：“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至今很多美国人仍未想明白。布什在纪念“9·11事件”五周年集会上的说法：“今天的美国比五年前更加安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嘲弄。各种迹象表明，无论国际范围还是美国本土，攻击或威胁这个超级大国的势力（及其人数），最近的这些年不断增多；美国变得更不安全了。

举几个近期的例子：

虽然“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主要代理人扎卡维在6月初被美军炸死，本·拉登、扎瓦赫里、奥马尔等人作为伊斯兰反美势力的主要精神领袖，却保持着神秘的、潜伏的攻击状态，构成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持续威胁。美军抓不住这些关键人物，却见到了更多的“基地”追随者。拉登年内两次录像“现身”的反响，以及关于拉登死亡传言被西方主要国家和传媒翻来覆去证实或证伪，这些事实本身提示了“恐怖魔头”在西人心中的可怕分量。

今年夏天英国军情部门发现和紧急处置的在英美航线上策划制造多起飞机爆炸的“惊天大阴谋”，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英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有多么危险。这也是继伦敦地铁系列爆炸案之后英国近年来遭受的最严重威胁。阴谋的制造者——英国本土出生的穆斯林——与“基地”组织保持着精神上的沟通。

2006年6月下旬，美国联邦调查局采取突击行动，抓捕了七位犯罪嫌疑人（包括五名美国公民和两位海地移民）。这些自称是“受到真主安拉感召的穆斯林”的犯罪嫌疑人的罪名是，图谋炸毁一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办公楼、目前仍为北美第一高楼的芝加哥市西尔斯大厦（443米），同时炸毁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分部办公楼。借用美国司法部长的警告，美国乃至西方正面临着组织松散但同

样危险的“本土恐怖分子”的威胁。

阿富汗和伊拉克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现恐怖袭击和教派冲突,美国军队陷入泥潭难于自拔。这两国越来越成为让国际媒体和公众对死亡数目麻木不仁的地带。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严峻的治安形势,其带来的大量财政负担姑且不论,美国决策层年初预想的在2006年内逐步撤军计划被迫放弃,美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驻军人数。综合各方面的报道,到2006年底,美军在这两地战事中阵亡的人数总和,可能超过“9·11事件”死难者的数目。

美国情报界的一份最新评估报告认为,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全球范围新一轮极端主义浪潮的兴起,使西方面临的恐怖威胁更为严重。这与布什反复宣扬的伊拉克战争对取得反恐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论调截然相反。这份名为《全球恐怖主义趋势对美国的影响》的报告指出,伊拉克战争已被极端组织用来作为招兵买马的借口,而目前全球范围内恐怖分子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美国及其盟友消灭恐怖分子的速度。报告称,美国虽已严重打乱了“基地”组织在“9·11”之后执行大规模行动的能力,不过极端组织的网络也随之四处扩散。进行恐怖活动的不再只是“基地”和附属组织,还有新一代“自发”成立的组织,后者受“基地”启发,但并不直接听命于拉登或者他的副手。这些极端组织只是互通信息,利用5000多个极端主义网站交换想法、信念和策略。

他们不一定以阿富汗等国作为据点。这份报告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情报界对全球反恐形势所做的第一份正式全面评估报告。报告从2004年开始起草,汇集了美国16个情报机构的观点,于2006年4月完成。它彻底击破了布什关于美国“更安全”的说法。参见《美情报界:反恐战争没成功》,人民网2006年9月28日。

这里再要说一下“9·11综合症”笔者在最近几年的年度评估报告里,都强调了这个概念。例如笔者撰写的《2001年国际形势概论》中的有关分析(《2002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7~31页)。所谓“9·11综合症”,笔者用它来描述这样一种情景:当实力超群的巨人受到突如其来且从未有过的可怕袭击后,他的反应不止是震惊与痛苦,也不光有十倍的愤怒和百倍的报复;面对来无影去无踪的蒙面敌手,巨人可能陷入某种歇斯底里与神经紊乱状态,产生视野的盲点和思维的混乱乃至行动的鲁莽;巨人不时感到刺痛却难以发现正面较量的对手,他的反应也愈加不理性和不计后果。这种症候可重可轻、发作时间可长可短,取决于巨人的自身状态、对手力量、环境性质、药物选择及治疗成效。巨人是很难被击倒的,也找不到敢于正面与他较量的敌人,他的回击却好似拳头打跳蚤,多点出击却命中率低,力气大而收效小。“越战综合症”是几十年前美国这个巨无霸曾患上的一次严

重病症，“9·11综合症”则是最近的一次。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具有其他任何国家难以抗衡的影响，而且显而易见，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与美国在硬实力上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也正因如此，美国在“9·11事件”以来的倒运格外值得注意，它的敌手性质和力量来源更值得分析。这一病症提示了当今全球力量格局的内在矛盾、全球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及主宰性国家的脆弱性所在。假使不对美国超霸优势的长久性和这一霸权的特殊“软肋”有深刻的洞察，人们就无法从本质上理解现今复杂诡异的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

“新两极对抗”的若隐若现

与上一点相关，从近期国际形势中，不难捕捉后冷战时代一种重大的国际安全动向，即在美国（及其盟友）和主要是伊斯兰世界的强硬反美势力（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正在形成日益明显和严重的对抗势头。它与冷战时期美国为一边、苏联为另一边的东西方阵营的两极对抗格局有关。两极时代的冷战格局及其特点，可参阅张小明的《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里面的详细论述。笔者以为，冷战时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它在国家层面展开，各自的盟友也都是国家行为体。这也就决定了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基本特征。而目前新的对抗趋势，既有国家之间的摩擦，也有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的较量，如“基地”组织和其他蒙面敌人与美国的抗争。对于这种形态，我们的研究非常不够，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很大区别。由于缺乏更好的概括方式，这里姑且把它称为“新两极对抗”。

在此先列举 2006 年发生的典型事例：

传统热点中东地区，继续充当“麻烦集散地”的角色。年初，巴勒斯坦举行了自 1993 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来的第二次立法委选举。这也是阿拉法特去世、阿巴斯接任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可以将它看成衡量巴勒斯坦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出乎多数国际观察家意料的是，被美国列上“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一举拿下 132 个席位中的 76 席，赢得了组阁的权力。众所周知，哈马斯从未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其军事组织曾一次又一次地向以色列实施“人体炸弹”袭击。这也是美国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它向全世界宣布的封杀对象，竟然在民主选举中大获全胜。2006 年，围绕哈马斯展开的一系列打压与反打压、制裁与反制裁、定点追杀与反定点追杀的斗争，以及反美反以势力的不断壮大，构成这一地区战争与和平“交响乐”的重要旋律。

2006 年中东矛盾的激化，还表现在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冲突上。黎巴嫩真主党为支援巴勒斯坦，在 7 月中旬采取越境突击行动，打死七名以色列士兵，

绑架两人。以色列为此所采取的解救和报复措施，很快升级为针对黎巴嫩全境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这场战争牵动了国际社会的神经，也使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及其庇护者美国的积怨加深，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声援活动。目前还很难全面评估这场战争的后果，但至少可以说，黎巴嫩真主党及其领导人纳斯鲁拉在这个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以色列与原本不睦的邻国之间的关系又添新疤，美国在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遭到进一步的恶化。

美国在国际反恐战争中的重要盟友之一巴基斯坦，近一时期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麻烦连连，巴国内部对政府支持美国反恐方针的质疑日益加深。英国人指责巴基斯坦的一些宗教极端组织对英国本土的年轻穆斯林加以洗脑式的训练，培植出新的颠覆势力，从而导致伦敦地铁爆炸案和炸毁英美航班的未遂事件；亲美的阿富汗领导人批评巴基斯坦“剿匪”不力，让塔利班势力和本·拉登在巴国北部山区一带休养生息、导致阿富汗政局难以稳定；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或威逼或利诱，要求巴基斯坦加大打击力度，充当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的“前哨阵地”。这一切最终造成了穆沙拉夫将军的怒火爆发。巴基斯坦总统利用九月出席联大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回击对巴基斯坦的指控，批评美国政府及其西方盟友。巴基斯坦的状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美国反恐政策的失败。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伊拉克正在经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时期，针对外来占领军的攻击活动没有减少，国内教派对立和仇杀行动也愈加可怕；一个被输入、被移植的政权，在起步阶段就遭遇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前途未卜。布什政府一心想把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树立为中东和阿拉伯地区“民主化”改造进程的“样板”，然而事与愿违，严酷的现实不仅让伊拉克人民受尽苦难，也使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全球反战浪潮达到新的阶段。

伊朗在2006年成为反美“合奏”的主唱，内贾德总统则是最让白宫头痛的挑战者。伊朗的核浓缩计划在这一年取得了新的进展，全然不顾欧盟三巨头设置的时间表和美国一再发出的恐吓性言辞；面对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及西欧主要国家压力下通过的要求伊朗终止核活动的决议，伊朗人强硬拒绝，并展开大规模军演，举国上下动员，防范可能的入侵；在外交和国际场合，伊朗与世界各地各国有类似利益的国家（如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相互沟通，广泛游说和争取穆斯林各国的理解与同情，做俄罗斯、中国等与美国立场有别的大国的工作。深陷伊拉克泥潭的美国，对于是否以武力解决伊朗核危机的问题难下决心，布什团队为此而焦虑不安；不难想象，一个拥有核能力甚至核武器，坚持反美、反以强硬立场的伊朗，可能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之一。

从全局观察，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所经常提及的“伊斯兰弧”，即从北非、

到中东、西亚、直至中亚和南亚乃至东南亚这片居住大批穆斯林国家的地带，“9·11”以来的这些年，由于美国的反恐扩大化和高压政策，原有的一些矛盾被激化，反美势力迅速滋生蔓延，宗教极端主义大行其道，整个区域温度升高、恐怖活动此起彼伏，各国国内社会政治局面愈加不稳，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变得更加漫长艰难，总体来看它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热点群。

现在可以概括一下所谓“新两极对抗”的基本特征了。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9·11事件”之后日益明显的全球性对抗，主要发生在对“伊斯兰弧”这一战略要津和文化宗教敏感地带的主导权争夺上，对抗的一边是超级大国美国，另一边是伊斯兰的一些强硬势力。冲突的实质，站在布什的角度，是“捍卫西方文明”、消除“伊斯兰法西斯”，是一场“新十字军东征”；而站在其对立者一边，则是抗拒美国的霸权和“捍卫伊斯兰人民的权利”。双方都采取了不妥协的姿态，使用了“正义对邪恶”、“黑暗对光明”的比照性言辞，恰似对立的两个极。从客观的立场观察，这两极都很难代表它们所声称代表的多数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不论是在基督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的范围），国际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的立场要比它们温和得多，但这两极的声音更尖锐、亮相的次数更频繁、造成的对立情绪更广泛。现在还很难充分估计新两极对峙的全部内涵，甚至很难厘清加入各自阵营的队伍层次和盟友数量，但据笔者看，它们肯定会有一场长期的较量，对今天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基于上述情形，产生了笔者的第三个判断，这就是由于“后9·11危机”的升温，更因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矛盾性，现有的不稳定的核不扩散体系面临瓦解的危险。

全球范围核扩散危险的不加剧

这同样能够从2006年的重大事态里找到证据：

美国充当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领头羊”，对于潜在的核扩散趋势难辞其咎。美国现有的年度军费开支，占了全球总的军费开支的将近一半（48%）；仅在2006年的国防开支中，美军就把近700亿美元用于新的军事技术及其手段的开发、试验和评估，另有780亿美元用于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这里面，既有与核武器直接有关的内容（如临界核试验、微型化试验和“更干净”的核武等），也有间接帮助核武器实现更大威慑力的部分（新型导弹、激光武器、太空武器等）。这方面的消息数不胜数，笔者不打算一一提及，只想指出：山姆大叔“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姿态，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对立情绪，使它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伊朗和朝鲜就是典型的事例：2006年4月，伊朗用100台离心机成功获得了浓度为3.5%的浓缩铀，内贾德总统宣布“伊朗加入了八个拥有重水技术的国家行列”。这无疑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一种

挑战性宣言。同样，朝鲜在2006年下半年以来多次宣称，已拥有可攻击敌国的核武器，悍然进行核试验，针对的目标就是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在核武器发展问题上的多重标准，也大大刺激了其潜在对手的核野心。依笔者看，第一重标准是用于美国自身，以及像英国这样的大国铁杆盟友，即不断更新和改进现有核武器，竭力发展令对手无法防范和回击的打击手段，丝毫不管有什么国际约束。第二重标准用于以色列和印度这样的战略盟友，即在美国的监督下，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的利益，拥有开发核武器的多数权利和好处。第三重标准是对准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美国痛恨的所谓“无赖政权”、“邪恶轴心”以及“基地”之类组织，即严格禁止这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拥有核武器，严查相关的核开发活动，一旦违禁便最大限度地予以惩罚。在很多国家眼里，现有的核安排与规则没有公正和合理可言；而被美国视为假想敌或现实威胁的那些国家和势力，当然会全力谋取反击美国的手段，包括核武器这样的致命性和大规模的毁灭性手段。

现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越来越多的中等强国和地区，寻求包括核武器或核开发能力在内的各种自我保护手段。2006年5月6日，巴西科技部长宣布，巴国已建成浓缩铀中心，从而成为自主拥有核技术的国家。这是一个有深远意味的事件。实际上，类似巴西这样的地区大国强国还有不少，如土耳其、

埃及、墨西哥、南非、韩国、乌克兰等，它们不论本国自然资源（石油、煤炭、铁矿石等）是丰富还是贫乏，不管安全环境是宽松是严峻，都察觉到核能的巨大前景，也都注意到现有核不扩散体系的不公正与“软约束”，因而都把发展核能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它们与伊朗、朝鲜有所不同的是，善于与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周旋，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发展民用核能。然而，稍懂这一问题的人都明白，拥有核浓缩技术，到开发核武器，仅仅是一步之遥。

技术的进步和资金的充裕，无形中加快了各国核开发的步伐，使核武器的扩散变得更加简易。须指出的是，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前苏东地区混乱局面的久治不愈，这片曾经储存了世界上最多核材料、拥有大量核科学家的地区，如今也是核扩散危局的源头之一，是类似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前萨达姆政权那样的买主瞄准的主要对象；对于美国而言，最大的噩梦，莫过于这片地带疏于管制的核技术、核材料以及核科学家，与伊斯兰弧带那些极端仇美的势力结合到一起。这也是为何美国尽管对普京有诸多不满和批评、却始终不敢太惹恼俄国人的主要原因。

国际原子能机构控制能力有限，核制度规定漏洞不少，对核扩散势头难以防范。理论上讲，1995年5月得到多数国家批准和无限期延长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功能的存在，是遏制核扩散的重要工

具之一。然而，由于前面提到的各类消极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一工具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越来越“软”。条约虽然规定了签约国的义务，但签署和退出却是自愿的，这无形中让那些有核野心的国家很容易利用它；技术上讲，虽然条约规定不准将民用核技术转向军用方向，但没法把握这中间的尺度，主权国家自己完全有可能视情况决定发展的阶段；尤其是，条约没有对霸权国家可能的“违法乱纪”制定任何有约束力的条款，事实上给美国等滥用解释权留下巨大的空间。典型的事例是美国等少数西方国际目前正在建立和推进的所谓“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名义上，PSI 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要求是一致的，但实质上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目前全力围剿的类似朝鲜、伊朗这类国家的核活动，而与印度、以色列等国没有多大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个人认为，未来若干年很可能是一个加速而非减缓核扩散的时期。不论美国解决伊朗和朝鲜两大核危机的努力是否奏效，全球范围核扩散的势头很难阻挡。这并不是说很快有一大批国家拥有核武，而是指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拥有核技术和搞核开发，最终使现有的核不扩散体系名存实亡。今天比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更加具有核扩散的危险，国际社会的努力更多却难以奏效。未来一二十年，也许我们见到的结构，将不再是目前的“五个正式核国家、三个准核国家、十几个抓紧核开发国家和几十个设计核蓝图的国家”，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核世界，一个与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政治扭曲关系相对应的核力量结构；特别是在笔者所谓的“新两极”之间，存在着核对抗的可能，从而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除上述有重大影响的三种事态外，站在全球角度观测，2006 年还有一些不能不提的动向，它们中有的消极阴冷，有的令人鼓舞，传递着相互矛盾的信息，折射出当下世界政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亚州一些传统上不太稳定的地点或重燃战火，或现有的矛盾加深。

2006 年，泰国经历了最近十五年的第一次军人政变，陆军总司令颂提将军把民选的总理他信赶下了台；尽管看上去这是一个得民心之举，背后有德高望重的老国王的撑腰，此举依然引起对这个东南亚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缺乏稳定性的担心。斯里兰卡依旧是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内战最频繁的国家，斯国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冲突，前几年在外部调停下曾有所减弱，2006 年却突然激化，造成惨重的伤亡。尼泊尔是南亚另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国王、反政府武装、民众以及“七党联盟”之间变化无常的乱局，在 2006 年出现了新的动向，其中最大一个变化是，在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和流血之后，国王被迫交权，随之而来出现了新一轮博弈形势。

朝鲜半岛及日本海一带，是东亚地区为数不多的麻烦地点之一。

围绕朝鲜核问题的谈判在 2006 年停滞不前；被美国金融制裁激怒的朝鲜，不仅向公海区域发射了导弹，而且无限期推迟参加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悍然进行核试验；日本与朝鲜的旧怨未解，与韩国之间围绕有争议的岛礁归属问题又产生了新的争执，2006 年上半年日韩之间甚至一度剑拔弩张。中国与日本之间围绕靖国神社问题、海洋边界划分问题所形成的僵局始终难解，在小泉 9 月到期卸任之前已有近五年时间两方最高层没有互访。

非洲大陆总体上看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不管是经济贸易领域，还是对国际安全的影响。非洲这一年的战乱不算多，除索马里军阀之间似乎永无止息的混战、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骚乱、尼日利亚等国部族武装之间的零星交战之外，多数国家相对稳定，卢旺达和利比里亚等国还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建立了公审民族罪犯的法律程序。但非洲国家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贡献有限，尤其在经济上的成绩乏善可陈，外部投资者的兴趣像各国内部的发展机会一样屈指可数。如百年前一样，非洲在国际舞台上像是不起眼的配角；几十年的政治独立和主权回归进程，并没有换来世人所期待的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这是世界政治中令人失望的一个现实，是国际权力结构长期扭曲、调适不当的一个结果。

一向富庶、安宁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问题和种族矛盾有某种激化的苗头。

2005 年年底，在澳大利亚著名旅游胜地克罗纳拉海滩，一批以黎巴嫩裔青年为主的澳大利亚穆斯林人，与当地的白人青年（所谓“澳大利亚纯种”）之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冲突。双方都用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口号贬损对方，采取群体斗殴、焚烧教堂和汽车的野蛮行径。这场骚乱震惊了澳大利亚朝野及社会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9·11”之后中东裔澳洲人在这个白人为主的国家的特殊遭遇。无独有偶，澳大利亚的骚乱声音刚刚止息，欧洲的法国再度出现示威、封锁和对抗。2006 年 3~4 月间，针对德维尔潘政府出台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有几十所法国大学同时罢课，大批的法国学生走上巴黎街头抗议游行，其间夹杂着少许的打砸抢不法行为，引起社会各界的担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僵局之后，政府被迫撤销了原先的计划。尽管这次抗议活动不像 2005 年骚乱那样有种族冲突的色彩，但它带来的震荡却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对这个古老、美丽的国度接二连三的社会冲击波感到吃惊。像法国、澳大利亚一样，前面提到的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穆斯林激进青年阴谋炸毁英美班机的未遂事件、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伊斯兰激进势力追随者企图炸毁北美最高建筑的未遂事件，既有种族矛盾和后“9·11”进程的背景，也跟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

不景气、尤其是少数族群的生活状态有关。在一向平静安宁的北欧，2006 年也出现了由于个别报刊编辑拒绝就刊登亵渎伊斯兰教真主形象的漫画向穆斯林世界道歉、引发阿拉伯世界民众示威抗议和烧毁欧洲国家在当地办事处的冲突事件。2006 年 9 月，美国总统布什关于“伊斯兰法西斯”的说法，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新教皇本尼迪克特关于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十字军圣战”）的判断，更是招致包括欧美地区在内的全球穆斯林民众、知识界和宗教人士的广泛针砭，其冲击波到底持续多长、造成哪些后果，至今尚难充分估量。前面已透视过“新两极”对抗的阴影，在此想补充的是，这一逐渐加深的阴影，不仅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巨大的压力，对国际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它同时伤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危及着后者的社会稳定与国际形象。美国著名战略思想家亨廷顿继《文明的冲突？》之后，又推出了《我们是谁？》（新华出版社，2005）一书。这本可以视为前者的姐妹篇的重要作品，对于美国自身由于种族矛盾而引发对抗和骚乱的前景做了悲观而不无道理的分析，很值得关注美国思想界动向的读者参考。

世界经济风云变幻、起伏不定，特别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受到国际政治和安全局势的强烈干扰。

从全球发展角度讲，目前世界经济中存在的失衡现象（如高达近万亿美元的美国经常账户年度巨额逆差以及东亚一些经济体过高的储蓄率）依旧在发展，解决这种失衡的各种努力收效甚微，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经济中既有的各种矛盾（如扩大的南北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经济发展集中在少数地带等）。在国际能源领域，近一时期正在酝酿深刻的变化：俄罗斯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之外最重要的产油国和输出国，加快了争夺在这一领域的主导权的进程（2006 年夏天在俄国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和俄对欧洲和亚洲主要经济伙伴频频打出的“能源牌”，彰显了它的能源战略轮廓）；“欧佩克”也在考虑三十多年来的首次扩大，计划吸收安哥拉、苏丹、厄瓜多尔等国，以抗拒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挑战；中国、印度、日本等缺乏能源的重要国家，面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上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考虑建立某种形式的能源消费国协调机制；委内瑞拉、伊朗等富油国越来越多地考虑用“石油武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西方的批评；传统上居于主宰地位的西方石油巨子，面临了日渐成熟的非西方的产油国和非产油国国有石油企业在定价、产销、加工和销售等环节的竞争。而国际原油价格的大起大落（仅从 2006 年第三季度观察，纽约和伦敦的标价有时超过 75 美元，有时跌落至 60 美元以下），很明显不是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原因，不是成本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改变，而是政治斗争和安全考虑等因素造成的结果；伊朗核危机的每个回合，委内瑞拉总统

对美国每次发出的挑战信号，总是带来西方市场上直至全球范围内油价的波动。国际贸易制度方面在 2006 年遭遇了重大挫折：7 月下旬，由于在农业自由化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世人瞩目的多哈回合部长级谈判再次破裂。这场始于 2001 年年底的漫长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它也是继西雅图回合、坎昆回合之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失败。对于位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未能获得更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失望和沮丧是难免的；更大的输家也许是世贸组织本身，这个以推动国际间更有力、更合理的贸易进程为己任的机构，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家们，可以从这一年全球经济、贸易、能源和消费领域的扑朔迷离表象下，捕捉到许多有力的例证。

2006 年的国际形势，也有让人稍感安心之处。在主要大国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与摩擦，保持了有限却有效的战略沟通，政治和安全关系基本稳定。

笔者认为，观察每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趋势，最重要的判别尺度之一，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友善或敌对关系。依据这个标准，可以认为，现今的世界，总体上仍然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基调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全球影响（不管是政治影响、安全影响或经济贸易方面的影响）的各个大国之间，从各自国家的核心利益出发，保持了战略沟通和对话关系；即使是那些彼此间存在芥蒂的国家之间，在工作层面和技术官僚之间，依然建立起了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降低全面对抗的风险，遏止了矛盾与摩擦的升级。例如，尽管美俄两国媒体和政客互相攻击，一度还传出美国副总统贬损普京执政方针的消息，但两国经贸与战略对话照常进行，八国首相峰会按预定计划在俄罗斯顺利召开。英国与俄国之间 2006 年发生了间谍事件（俄方有关部门抓获了英国伪装成外交官的间谍），但布莱尔与普京在八国首相会议上保持了对话，两国在推动能源合作方面也有新的进展。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东亚区域：中国与日本之间，韩国与日本之间，虽然最高领导层之间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无法互访，但在外交部门和其他专业层面却进行着有效的沟通，有效维护着两国经贸和民间往来的重大利益。不光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及整个欧盟之间，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其他大国之间或多或少也有这类协调体制。事实上，以“两手”对“两手”，斗而不破、和而不同，这些不止是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业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里主要大国间的默契准则，是它们捍卫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疆域的复杂博弈手法。

发展中世界和转型区域的重要枢纽国家，如所谓“金砖四国”（“BRIC”，是英语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第一个字母之组合），在这一年里平稳上升，在国际社会的分量有所加大。印度被誉为与中国并提的亚洲成长的“新

驱动者”(NEW TRIVER)之一,近年来在核工业发展、卫星和航天探索领域、导弹及远程控制技术、医药和生物工程技术、软件业和汽车工业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展,它在法制、教育、扶贫、卫生和消除种姓差别方面的努力也有目共睹;相对于发展中世界原先处于同样落后水平的多数国家,这个原殖民地和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取得的进步,使它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尽管这一年印度国内国外仍有不少麻烦(不同种族宗教间的摩擦、与巴基斯坦的边界纠纷和克什米尔时常发生的冲突、与美国在核材料输入方面的分歧等),这个南亚大国上升的势头是不容置疑的。普京驾驭的俄罗斯大船近几年一直顺风顺水,苏联解体后一度元气大伤的它恢复迅速。原因之一是这个能源产销大国喜遇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猛涨的时期,外汇收入连年大幅增加;另一个原因是普京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惩治了叶利钦时代做大的经济和媒体寡头,在加强国内政治稳定方面奏效显著,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和舆论环境。虽然今天的俄罗斯与当年威风八面的超级大国地位尚无法相提并论,但由谷底探身往上伸展的姿态显而易见。这也是2006年俄国人在加强航天事业和战略核打击力量上有不少动作、对美国 and 北约构成新威慑的实力基础。南美的巴西相对“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稍有逊色,可它以仅次于美国的美洲第一人口大国和资源大国的位置,以及近些年来不算太慢的增长势头,在美洲几十个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有如“鹤立鸡群”;2006年也是这个国家科技史上值得记载的年份:这个国家的科学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建成浓缩铀提炼和加工中心,成为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拥有此类技术的国家之一,巴西七十多年来的核技术大国之梦变为现实。这也使得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候选国的排名中拉开了与传统竞争者阿根廷的距离。如果加上中国在全球发展与和平事业中日益增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非西方、非欧美、非发达世界的“金砖四国”的稳步崛起,具有较强的冲击力。

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中求增长的良好态势,其国际影响大幅增加。

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幅度,可望达到上年度的10%左右;中国的出口总额在2006年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出口贸易国;中国的GDP总量按汇率计算已经进入世界前四行列,按购买力衡量更有可能进入“三甲”;继2005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超过8000亿美元大关之后,2006年9月达到9400亿美元,2006年底或2007年的某个时候可能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超过日本的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公民出国人数在2005年底达到3100万人,2006年可能创3500万~3800万人的新高;其中,不管是留学生、旅游者、商人、工程承包队伍或公干人员,都是全球相关领域人数最多或最多之一,属于增长幅度最快的群体。例如,中国留学生占据全球留学生总量的1/7,中